

代代读  
儿童文学  
经典丛书

DAI DAI DU  
ER TONG WEN XUE  
JING DIAN  
CONG SHU

# 小黑马的故事

●袁 静著



● 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

# 小 黑 马 的 故 事

---

袁 静著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 内容提要

解放前，小黑马是个流浪街头的小叫花子。解放后，人民政府把他送到国营农场参加生产，起初，他不习惯劳动、装病、泡蘑菇，后来，竟然开了小差，在流浪中又吃尽了苦头，才觉悟到只有参加劳动，自食其力，投身到祖国建设中去才有前途。

主 编

刘 虔

刘治平

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

### 小黑马的故事

袁 静 著

责任编辑：陈 新

装帧设计：宋丕胜

美术编辑：宋丕胜 李文侠

插 图：高月冬

封面画：张之农

责任校对：李春月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印 刷：河北望都县印刷厂（望都县京广路31号）

经 销：新华书店

787×1092 毫米 1/32 6 印张 86 千字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6.30元

ISBN 7-80611-351-7/I·340

## 写在前面的话

《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小金马》《小英雄雨来》《王孝和的故事》《鸡毛信》等一批中长篇小说，在共和国的文学殿堂里享有殊荣，或被电台播讲，或被拍成电影，或被编入教科书，或被译成外文介绍到海外，半个多世纪以来，作品中的鲜活的小主人公，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心目中皆为英雄少年的楷模，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

今天，我们把这套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奉献给小朋友们，诚挚地

期望你们能和我们一起了解过去，珍惜现在，提高阅读和鉴赏能力，强化自我教育意识，做一代跨世纪的优秀人才。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5年10月1日

# 他们，是一个美丽的星座

——《代代读儿童文学经典丛书》总序

刘 度 刘治平

历史，用时间之石构筑着公正与尊严。

历史，是清醒的。

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与收藏家。

站在历史的舞台上，几乎每日每时，我们都要同生活中那些平庸丑陋的东西告别。风雨里演绎人生，苦难中缔结幸福，唯有崇高永恒，庄严永恒，正义永恒，善与爱的心灵永恒，总之，美丽永恒。而一旦拥有这美丽，我们就不会分手。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套以我们民族的革命与建设、奋斗与牺牲为背景，实现着一代代少年儿童在父辈们提携下茁壮成长的儿童文学丛书，就是这样的历史珍品。展开在书中的生活，何其丰富多采。

看，“红星”在闪耀，“鸡毛信”传遍乡野，“小金马”、“小兵张嘎”、“小侦察员”、“小游击队员”们行进在历史为他们选择的“五彩路”上，于是有了“小英雄雨来”，有了“王孝和的故事”，有了一代代少年俊杰的崛起。他们是美的，他们的生活是美的，充溢着崇高的追求、庄严的允诺、智慧的思考、力量与信念的辉煌。他们是炬火，是活泉，是林中的鸣镝，是漠野与瘠地上的花朵，是节日里欢腾的鼓声与歌声。他们的形象，滋养着并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幼小的心灵，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忠实的读者。

他们没有远去。

他们是永恒的。

他们依然活在我们心中。

他们闪烁在历史的星空，组成一个美丽的星座。

今天，让我们同我们的小读者一起，走出岁月的幕帷，再一次来到这星光下，去聆听那些动人的故事，聆听那些圣洁的人生在最初的时刻发出的风雷般壮美的旋律……

1995年10月7日，北京之秋。

## 目 次

闯关 .....	1
试试看 .....	11
荒凉的农场 .....	20
拍个巴掌打个赌 .....	30
弄假成真 .....	41
暴风雨 .....	53
大忙人和大闲人 .....	69
亲爱的妈妈 .....	82
小蘑菇头 .....	92
团结就是力量 .....	108
“相思病” .....	122
露一鼻子 .....	136

母子会.....	153
一场恶斗.....	166
后记.....	184

## 闯 关



小黑马是一个孩子的外号。

现在，他当然已经长成个结结实实的小伙子，如果你到他那个农场参观、访问，也许会碰见他正领着机耕队队员们开着新式的拖拉机，在祖国辽阔的田野上翻着黑油油的土地；也许他正和农场里旁的队长们在会议室作计划，争论问题；也许他正在平坦的操场上，进行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总之，他现在已经是个大人，是个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了。人们或

者叫他马长生同志，或者叫他马队长，很少有人再叫他小黑马了。可是在早先，在刚解放的那时候，他可确确实实是个“小黑马”，一个流浪街头的穷孩子；更正确地说：是有个小要饭花子。他，有师傅，有把兄弟，有一套要饭的“技术”，说起来，可也不简单哩！

那一年，正是全国解放的第二年。一个初秋的早上，小黑马和他的两位“师兄”在天津市的一条大街上，溜着路边，探头探脑地往前走着。三个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东吊一块补丁，西荡一片破布，蓬头赤脚，不成个样儿。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孩子，外号叫大眼猴，长得猴头猴脑，塌鼻子凹眼，活像个猴儿。他用胳膊肘碰碰小黑马，眯起一只眼儿低声说：

“这两天风声很紧啊，你可要多加小心。瞧见扎皮带的你就躲着走，要来抓你，你就鞋底下抹油，快溜！”

“没事儿，他们抓不着我！”小黑马吸吸鼻涕，耸耸腰里的麻绳儿，把歪戴着的一顶破毡帽往一推，有把握地说。

另一个从农村里流浪出来的孩子牛牛问道：“大眼猴哥哥，他们抓我们去干吗呀？咱们又不碍人家的事儿。”



“傻小子，你不懂，咱们师傅不是说过么：抓去就送兵营，当兵！老子当过小勤务兵，罪受够啦，老子死也不去！”

“那我们也不去！”两个孩子都应着声儿说。

到了十字街口，大眼猴向小黑马努努嘴，带着牛牛就往东走，小黑马也向他们挤挤眼，打了个招呼：“晚上见！”就往西去了。

小黑马走到一个杂货铺门口，前后一看，没有警察，就掏出一串竹板，呱哒哒，呱哒哒地打起来，一面念着流利的数来宝：

“竹板打，慢板颠，我给掌柜的来请安，一来请安二问好，三来又把那麻烦讨，讨来个麻烦没多大，拿得起，放得下……”

杂货铺的掌柜，皱着眉头跑出来，挥手说：

“小叫花子，现在解放了，不兴要饭了。走吧，真讨厌！”

小黑马不理他，固执地数下去：

“咳，人要讲人一般大，掌柜的何必把我骂！我求掌柜的给了吧，工夫大了你省不下。要省你从大处省，能省十顷带八顷；要算你从大处算，能算十万带八万。我老傻，也能算，算来算去要了饭。别说要饭

的耷拉头，要饭的不在下九流。河里流水上下分，人留后事草留根；人留后事防备老，草留根儿等来春。人人不留儿和女，清明佳节谁上坟……”

掌柜的叫他缠不过，丢了小小票子，骂骂咧咧地走进去了。

小黑马收了钱，耸耸裤腰带，又往前走。一抬头，看见是个棺材铺，他又呱哒呱哒地数起来：

“打竹板，迈大步，眼前来在棺材铺。棺材铺，盖得高，叠起的棺材到房腰。棺材棺材做得好，一头大，一头小，装上死人跑不了……”

小黑马正说得起劲，头上“梆”的挨了一下，手一护头，手指头上又挨了一下。一扭脸，原来是胖掌柜的拿烟袋锅子敲他，嘴里还骂着：

“小王八羔子，找打，你还不给我滚！”

说着就用手推他，小黑马死赖着不走。呱哒板又响起来了：

“咳，你要打，我不走，大大的工夫慢慢地‘求’，（注：读上声，泡蘑菇的意思。）‘求’到黑里你管饭，要给孬（nāo）的我不干，鸡子打卤（lǔ）过水面，牛肉包子沾大蒜，吃一口，沾一沾，看你合

算还是我合算！”

他俩一个推推搡搡，一个磨磨蹭蹭，正在僵着，小黑马忽然觉得有一只大手搭在他肩膀上，斜眼一看，正是个扎皮带的人民警察。

“小孩，别在这儿捣蛋啦，跟我走吧！”警察和气地说。

“到哪儿去？”小黑马白眼珠子一翻。

“到收容所去，”警察热心地说，“人民政府给你们安顿个好地方，有活干、有书念、有饭吃、有地方睡觉，比你在外面浪荡强多啦，走吧！”

小黑马望望警察手里拿的警棍，吸吸鼻涕，耸耸裤腰带，满不在乎地说：

“好吧，走就走！”

警察看他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心里很高兴，就带着他往收容所走去。走啊走的，走到一条热闹的大马路，小黑马一看，嘿，可真巧，电影院的早场电影刚散，观众像潮水一般从大门里涌出来，马路上乱哄哄的尽是人。小黑马趁这股子乱劲儿，撒丫子就跑，警察在后面跟屁股紧追。

小黑马真像个小黑马，滑不溜地跑了快。他个子又小，人又机灵，在人丛里七钻八钻，左拐右

拐，眨巴眼工夫，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这一天，小黑马东溜溜西荡荡，在大街小巷荡到很晚，肚子又饿，身上又冷又乏。

“怎么办呢？”小黑马想起师傅，心里就害怕，“今天要的这么少，师傅又要发脾气了，说不定还要吃锅贴（打耳光）呢！”

小黑马的师傅姓李，外号李三麻子，解放以前就是个流氓头。他到买卖家要钱，买卖家如果不给，他就往人家门上抹稀屎、装死、耍无赖，闹得人家买卖作不成，还得花多钱，所以买卖家都怕他。自从他收了十几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做徒弟，亲自出马的时候就少了。他们住在一家小店的破屋里，这小屋是利用楼梯下面的空地搭起来的，屋顶是个斜面，下面又窄又小。他自己睡在木板床上，叫孩子们挤在地上睡觉。地上铺着乱草破席，又脏又臭，活像个狗窝。两个孩子给一件棉袄，晚上当被子伙着盖；吃的是隔壁回民饭馆包下来的剩菜剩饭。孩子们每天出去要来钱，或是偷了东西，都得原封不动地交给他，他就是这样“管吃管住管穿”的。每当严寒的季节来到了，李三麻子经常挑一个最小的孩子——或是孙小宝或是小黑马——给他喝上两口酒，

然后叫他穿着破烂的单衣，躺到大街的雪地上打滚、哭嚎。这样，打动了行人的慈悲心，也有给钱的，也有给衣服的。冻得半死的孩子，不论得了什么，回去都得交给师傅，否则就得挨一顿揍。李三麻子的心眼儿就是这么坏。

月亮升得老高了，看样子许有九点了吧，流浪了一天的小黑马心里嘀咕地回到小店。使他奇怪的是多一半孩子没有回来，大眼猴，牛牛也没有回来，回来的都像小狗似的睡熟了。师傅和往常一样，坐在他的床铺上，就着灌肠、肚片，喝白干儿。在一盏小煤油灯的照耀下，师傅的麻脸儿喝得通红，坑坑凹凹的麻点儿都仿佛连成一片了。可是，出乎意外地，师傅今天特别和气，不但没有动手打人，甚至连“兔崽子”、“王八羔子”也没有骂。还低声说：

“桶里是给你留的饭，吃吧！”

当小黑马饿狼似的吃着凉冰冰的剩饭的时候，师傅亲热地说：

“小黑马，咱们这行营生不好干了，咱们做个小买卖吧！”

小黑马不明白他的用意，嘴里支支吾吾还没答上句话，师傅就站起来了。他一站起来，就像个狗